

外交詩話補遺 (九)

王家鴻

高羅佩贈范道暉兩絕

高羅佩爲西方人工漢詩者第一人，前曾介紹其能善善琴，並舉其贈徐文鏡七律一首。頃與老友范道暉談及高氏，欣悉彼與高君在東京外交團爲同事，高當時任荷蘭駐日代表團參事，范任我國駐日代表團秘書。高有贈范公兩絕，並蒙抄示，亟錄存之！

昔遊巴水未相如。積畫理琴春暮時。今日江都新邂逅，理琴積畫有餘思（東京古名江戶，江都指江戶也）。

五洲相戰日瀕危，世事風雲難釋疑。一笑何如方外去，逍遙歲月忘歸期。

譚伯羽美京即事俳體詩

在我國駐德使館同事者，惟俞大維、譚伯羽、楊樹人、王學理，與余尚存。伯羽定居華府，與余通訊論詩。彼有輓甘迺廸長歌二千餘字，外交詩話初版，談祖安先生涉外詩中，曾附入此歌。今歲爲兔年，伯羽兄養疴中，尚有閒情逸致，於燈節後五日，成五言排律十四韵。伯羽兄以西洋鏡命題，全詩嘻笑怒罵，皆成文章。結字勻稱，甚見功力。一百二十字，將美京內政外交，全部納入，真大手筆也。茲將全詩收入外交詩話補編中，與讀者共同欣賞。

怪事何曾了，匆匆入兔年。坤維速撲朔，利慾共爭先。森殺時時有，

焚燒處處傳。夫隨愁失索，婦唱喜升蓮。頗要還迷稅，貞操不值錢。水門流汎汎，金庫滴涓涓。盜國終無罪，竊鈞劇可憐。粮船忙轉運，油價又加捐。南越城難保，西洋鏡已穿。國聯徒負負，民主自懸懸。電視看逾黑，新聞聽更偏。吟壇時出約（紐約華文報某君詩不押韵），笑話每連篇。少見誠多怪，長吟便入禪。乾坤終幻變，滄海本桑田。

曾克而輓甘迺廸詩

曾先生名履川，福州人。曾氏累世以詩名，在渝已聞其名，垂老尚未識面。余任教華岡時，由曾紹杰教授轉贈克而先生手寫頌橋廸詩影印本，至爲珍貴。曾詩遠宗杜韓，近師陳（三立）鄭。書法似宋徽宗瘦金體，及楮河南陰符經，寫作俱佳，尤爲文苑巨擘。集中有輓甘迺廸五律三首，蒼勁與重，概括甘氏平生。大抵五言輓詩，以三首爲正格。杜甫故武衛公輓詩開其端，陳后山之丞相溫公輓詞三首，楊萬里之虞丞相輓詩三首，均離不了杜老窠臼。履川先生輓甘迺廸三首，亦係規撫此一格律。茲錄入外交詩話，與讀者共賞之。

文德如典維，悲心拯溺焚。白宮三載勳，赤帶九州氛。未視副車中，翻虞大道分。驚方紛兩泣，何計答憂勤。

此首所用文德，係用書經「誕敷文德」之意。與繼係指甘氏有一「與滅國，繼絕世」之宏願。未視副車中，係用張良博浪椎誤中副車事。用字切

台元首身分。

高居特選會，神策幹機先。一怒古巴憚，孤憂黎顛懸。謀人更謀鬼，如日乃如天。遺烈追林肯，終嗟髮尚玄。

高居神策，寫元首之尊，一怒出孟子「文王一怒而諸侯懼」之意，讀美甘氏曾阻嚇古巴。孤憂黎顛懸，指甘氏之關心黑人問題也。如日如天，字出書經，切合元首。收句用林肯櫛甘氏，髮尚玄，惜甘氏遇刺，正春秋鼎盛之年也。

大勇知無敵，深仁讎不疑。陰風騰地城，瘴海擾鯨鯢。靈叱達拉市。聲昭普立茲。厲儒怒雄累，空鑄淚成碑。

大勇深仁，皆切元首身分。陰風指兇手，瘴海指台灣。達拉市指遇刺之地，普立茲指甘氏曾獲該獎。結句沉着深穩，為刻意學杜之作。

阿根庭反共作家胡禮安頌 蔣總統詩

外交詩話所收錄的詩，限於古典詩，但繙譯西方人有關外交詩，雖屬白話，亦破例收入。據六十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載：阿根庭反共作家及資深外交家胡禮安，為表示對 蔣總統之崇高敬意，特撰寫西班牙文致敬詩一首寄交新聞局轉呈。其譯文如後：

敬呈中華民國最高元首、最高統帥！

介石總統，

我萬世一偉人，

總統 蔣公的偉大，蘊於

堅定不拔的毅力，崇高的道德恩澤，真誠坦率的秉性。

總統 蔣公的勝利，植於

絕對的無畏。您的信心永遠堅定不移；

即使敵人相向，它必被您的信心擊敗。

偉哉 蔣公。您的愛國赤忱，謀國忠貞，

吾人永難忘懷。

蔣公仁政廣被，您的榮耀，永遠留在中華歷史中。

詩人外交家布俠東 Edison Bouchaton

布俠東是烏拉圭駐華大使館代辦，他於一九七一年調到台北。他批評他的中文程度，是馬馬虎虎。但是他很欣賞中國詩，據他與中央日報記者余思宙談話（見六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報），他儘可能將詩人的理想，表現在外交事務上。他希望能將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中國詩畫，克服繙譯上的困難，介紹給烏拉圭的人民。布氏雖然不像荷蘭外交官高羅佩，能詩能畫，但是他對於中國詩畫，抱著這種信念，亦是難能可貴。

財經外交詩人顧翊羣

外交詩話對象，不僅限於持使節之欽差大臣或特、大、公級之使者，凡陸海空武官，或財政金融商務文化之公使，代表或參隨等員，只須其誦詩三百，可以專對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國命者，皆在外交詩話討論之列。寫到此處，我便要介紹一位不折不扣的財經外交詩人顧翊羣。

顧氏字季高，江蘇淮安人，與韓信枚臬同里。所以他的家鄉號枚里，還有胯下橋的古蹟，他的祖父顧滄波先生，曾任湖南學政，著有抱拙齋集。他的父親顧竹侯先生，著有陸園詩集。季高先生曾入北大，留美攻財經專科，歷任財經外交要職。他本詩家子弟，但是他的詩聲，被他的官聲掩蓋了。他由美回台定居後，擔任中國文化學院講席，並參加中華詩學研究所。春秋佳日，集唱聯吟，儼然勁敵。近讀其「神州與瀛海憶感舊抒懷雜詠」七絕四十八首，可抵一篇自傳。我在裡面，也採得不少外交詩話材料。首先，我要特別指出，顧氏由母教工詩，雜詠第三首云：

萱堂教子義方存，涉此難忘誨迪恩。猶憶琴圍風雪夜，燈前一卷唱梅村。

顧氏這段軼事與清代詩人龔定菴相較，正是無獨有偶。龔氏亦是由慈母課詩，所課的亦是吳梅村詩。定菴破戒草，有三別好詩。自序云：「余於近賢文章有三別好焉，雖明知非文章之極，而自髫年好之。吳詩慈母口授，故尤纏綿於心。」詩云：「莫從文體論高卑，生就燈前兒女詩。一種春聲忘不得，長安放學夜歸時。」詩禮之家，衣冠之族，有這一段不約而同的故事，真當令人驚嘆。